

# 远望者的精神图谱

■高世名

许江被称为中国第一位“废墟画家”。废墟对他而言，并非浪漫主义的感伤风景，而是现代性的遗迹、文明冲突的剧场。在20世纪，大规模的生产和毁灭空前紧密地纠缠在一起，废墟之生产达至顶峰。在向着过去与未来的无限遥远处的凝望中，许江描绘出时间的废墟与纪念碑，那是意志冲突、暴力肆虐的历史剧场。因此，他笔下的老外滩并不是寻常的都市风景，而是现代性的沧桑佐证。在画家的眺望与鸟瞰中浮现出的，是一种时间溶剂中渐次销蚀、疏离继而远去的景象，蕴涵着集体记忆的隐约线索——那些未完成的、已消逝的事物，是画家观照和捕捉到的“逝去与即将逝去的风景”。

2003年，在马尔马拉海附近的小亚细亚高原上，许江邂逅了一片广袤的向日葵。此后近二十年间，他将人生的况味和存在的历史尽都托付给了那一片片葵园。无论荒寒还是灿烂，葵是他的身世、他的心象、他的命运，个体的生命历程与作品意象的生成同构，一齐聚合于这远望者的葵园。十数年间，他如农夫般在画布上每日劳作，谱写出一曲大地深处的精神史诗。

许江格葵、画葵，不只是为了自知自识，更是为了画出一代人的生命记忆、一代人的心事、一代人的精神图谱。在最初的“远望”系列中沉浸着的，是灵魂深处的遥远与荒凉。葵虽是大地上共生的一群，却又难掩它们的孤独岑寂，那是集体中的寂寞、人群中的孤独。这是许江这代人独特的生命体验——理想、沧桑、坚韧、倔强、孤独而不颓废、苍凉而不哀伤。这曾经向阳绽放的一代，以岁月为笔，以沧桑入画，于磨难中获得滋养，从孤寒中觅其膏粱。

从上海外滩到德意志角，从德累斯顿到圣彼得堡，从中国美术馆到国家博物馆，再到肯尼迪艺术中心……在2006年至2020年的十五年间，许江带着他的葵与葵园巡游于世界各地。疫情三年，许江身即山川，将身心忘情地投入到江南的山山水水。

在西方艺术史中，风景画的发生依托着自然客体化的过程，正是在近代世界观的建构中，风景才从大地中被剥离、提炼出来，成为“文化中介化的自然景观”。而在中国的艺术经验中，山水却是以形媚道，以象应天，是中国人独有的世界观的艺术。在这种世界观中，山水经验所牵系着的本源性关系，不在主客之间，而在人天之际。山水非独眼前所见之景物，亦不只历代文人登临之丘壑、隐逸之林泉。山水者，山川道路、丘石林木俱为一体，眼前世界俱平等相。山水浑然一体，物象连绵不断，上下前后广延不可分割，无分无界，无量亦无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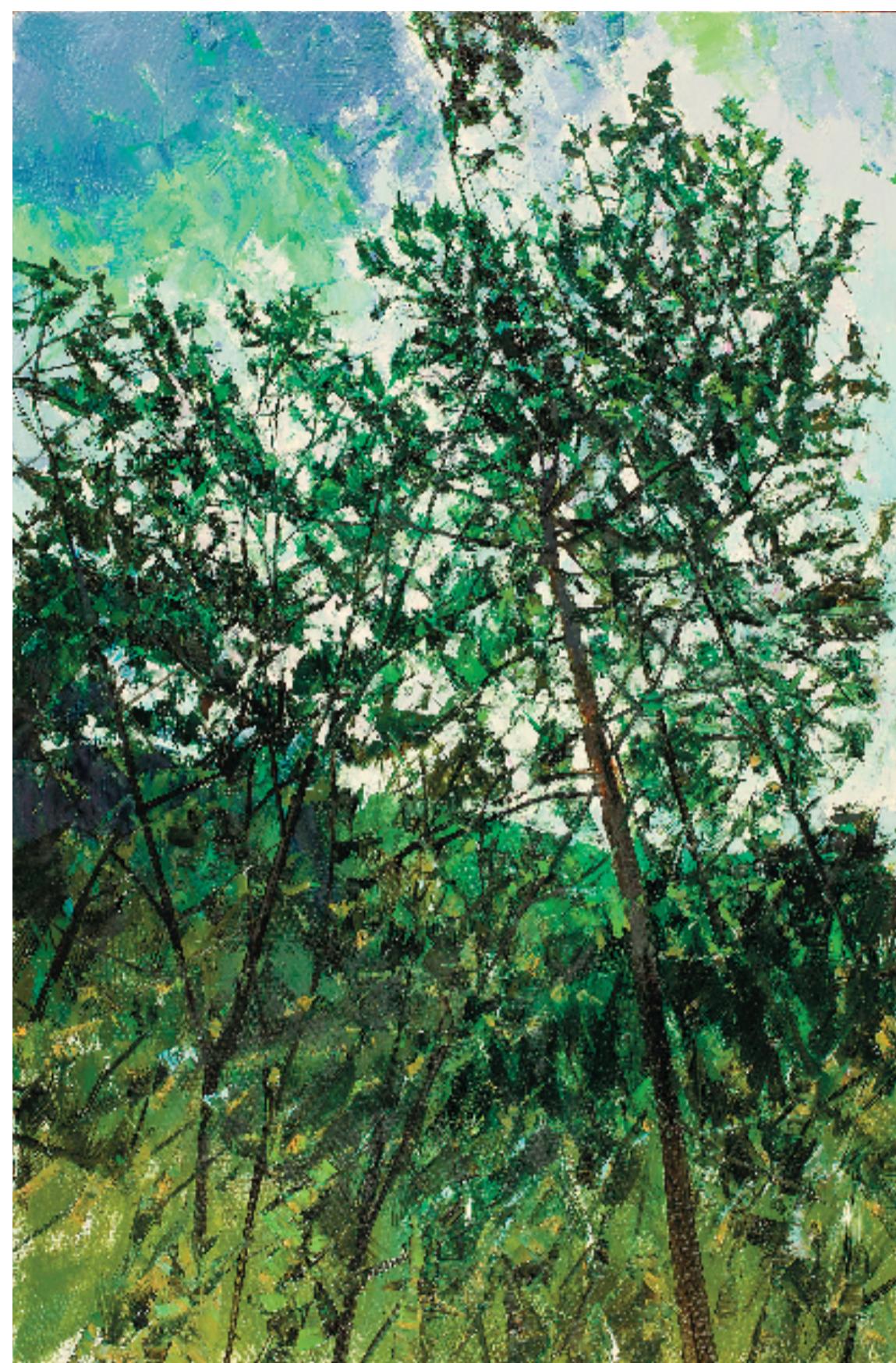
许江画山，既非风景，亦非林泉。数十年东寻西觅，辗转逶迤，从废墟到荒原，再到葵颂的黄钟大吕，他的心胸早已超出了传统文人从庙堂到山林的隐逸之风景，更非“所见即所得”的写生画家。写生，在许江的世界中从来不是对景状物，甚至不只是缘物生情、托物言志。写生之生，不只于生动，甚至不只是生意，而是生涩之生、生熟之生，是从语言的陌生性中开出一条生路，是从生涩中磨砺、激荡出生机。

从龙泉到天台，从富春到雁荡……许江身即山川，却从不描绘如画江南。相反，他往往从山林最寻常处着眼，每每自不入画处着手，却神奇地从大自然的粗服乱头中转化出盎然画意——他在寻找一种“不周”，那是自然的无序与本然，是造化的“不齐之齐”。

然而，在许江笔下的丘壑林木之间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贯穿在废墟、都市、荒原与葵园中的那种历史的沧桑，那种抗争中生长的铿锵作响的力量。他心胸中所鼓荡的依然是大地原野上的风，他画面中所照见的不是山水林泉，而是山河岁月。无数人的身世浮沉、生命的周而复始皆隐现其中，于无尽岁月中演化迁变，与家国命运相契相连。

“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工。阴阳为炭兮，万物为铜。”这杳无人迹的山林中依然饱含着人间情味，更蕴藉着绘画语言的自我磨砺与勃勃生机。

(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)



许江 富春山旅图·鸿鹄风树 130×90cm  
布面油画 2023年



许江 云山苍苍&江水泱泱 73×50cm×12  
纸面油画 2021年